

全港

第一本

直擊垃圾景點的環保遊記

台灣 有金執



地球之友

friends of the earth

目錄			
前言			3
台北市	北投垃圾焚化廠 (天堂篇)		7
	北投垃圾焚化廠 (煉獄篇)		11
	焚化爐員工做不長		19
	突擊台北街頭清運站— 香港人的 Mission Impossible		23
	從電子垃圾堆中掏金		31
	電子垃圾估價考考你		41
	生產者負責，抑或消費者承擔？		44
台中市	淨心淨土— 屋苑回收分類閣		45
	台灣夜市真精彩		51
	邊個最「肥」？回收廚餘最「肥」！		59
台南市	講心多過講金		67
綠在 生活細節中	燒衣減廢，原來都有得諗！		73
	餐廳裏的環保		75
旅遊後記	香港點解唔得？		79
	慈濟— 人心環保的推手		91
	團友分享— 心能轉境，情能補拙		97
	團友分享— 港台廢物管理「你點睇」？		101
結語	香港起錨！		105
	Hey，地球之友！		107



台灣不愧為寶島，永遠是香港人熱愛的旅遊點，無論你的興趣是探索大自然、玩味文化藝術、了解風俗歷史，抑或是訪尋地道美食，台灣都是個很好的選擇。對於關心環保的朋友來說，台灣的綠色文化及政策也極具吸引力，值得專程前往學習。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在今年 1 月高調表示，會以減廢、回收、焚化堆填的「多管齊下」方

式，處理垃圾問題。然而，拆穿了，這個說法只是政治化妝，最終還是硬銷焚化堆填，而且建議花費 255 億元去興建焚化爐、擴建堆填區。這一大筆錢，差不多夠全港市民免交三年差餉。處理廢物問題，須多管齊下，但也有優先順序，當以減廢為先為重，焚化堆填為後。顛倒次序亂了套，市民和環境將會淪為冤大頭。

相反，台灣過去十年間走出了



台灣努力減廢，香港卻不斷鼓勵製造垃圾。圖中一群小學生看不過包裝垃圾的氾濫，與地球之友一起到立法會表達反對過度包裝的意見。

堆填焚化以外的第三條出路：平均每日垃圾收集量由 1997 年 24,331 公噸的高峰，勁跌超過一半至 2010 年的 11,172 公噸（注意，台灣的人口 2,300 萬，是香港三倍以上，但垃圾

量只較本港多 2,000 公噸），令早年規劃建成的眾多垃圾焚化廠無用武之地，實實在在做到減少製造垃圾。難能可貴的是，台灣這十年間成功的減廢經驗是透過全民參與，商界與民間的環保產業並存，加上有效的回收系統，達致成效，所以成為各地政府、民間組織及學界爭相前往觀摩的考察點。

這個在七十年代與香港並列「亞洲四小龍」的地方，雖然人均收入只及香港的六成（2009 年數字），但生活質素



政府減廢不力，令將軍澳堆填區不斷擴建，甚至入侵香港的後花園——郊野公園。

卻不見得比香港低；反倒是台灣的綠色內涵高於香港，不論在思想上及行動上，都實現著對土地的愛護，以及對環境可持續性的承擔。

我們早前跑了台灣兩遍，第一次是實地了解台灣的電子及電器回收法例及運作，另一次是參加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辦的「廢物管理赴台考察團」。後者成員包括環保署代表、學者、回收業界等，一起前往台灣考察當地的廢物處理設施和政策，與當地官員、業界和學者交流。加上其後的資料搜集與整理，結集成這小書。

其實，香港政府也不時考察其他國家的廢物處理設施，但起程前多數已有既定想推銷的政策，因此行程只局限於取法



香港人把大批有價的電子廢物出口了事，可謂「有金都唔識執」。

「合口味」的部分，完全忽略了當地政府背後的全盤策略。我們應觀摩的不只是焚化爐建得多有規模，更想知道各地政府在把垃圾送進焚化爐之前，做了多少減廢的工夫。

這本小書記錄了我們在旅程中的所見所感，有設施也有政策，有政府也有市民，希望拉闊大家對廢物管理的思考。我們不作悶蛋的長篇大論，反而希望以輕鬆的遊記方式，配合



旅途的照片與短片，帶領大家走訪不同的縣市，細味台灣人的綠色價值觀。

書名取名《台灣有金執》，是因為眼見人家把廢物視作資源，不但循環再用，甚至提煉出黃金等貴價金屬。相反，香港人卻視資源為垃圾，真箇「有金都唔識執」，藉此提醒香港正視廢物問題。

香港地球之友
2011年3月

北投焚化廠（天堂篇）

朱漢強

香港人去北投多半是為了浸溫泉，但如果時間不足，不妨改到北投垃圾焚化廠的暖水游泳館暢游一番，再不然可多走幾步，登上焚化爐煙囪上 120 米（即約 34 層樓高）的旋轉餐廳，一邊喝咖啡，一邊欣賞基隆河和淡水河的晚霞與夜色。居高臨下，大有天堂般的寫意，令人忘了自己原來正站在大型垃圾焚化爐的火點上。

很難想像，被批評為炮製二噁英元兇的焚化爐，到了北投，卻成為旅遊景點兼地標。這座全世界首間建於焚化爐煙囪上的餐廳，可以 360 度旋轉，加上位處平原的高點，四周沒有高樓大廈遮擋視野，所以馬英九在 2000 年主持開張禮後，餐廳便成為觀景台。在這裏，不但可以遠眺陽明、觀音及大屯山系，近觀淡水、基隆兩河交會，傍晚時分還可欣賞絕美的「觀音落日」。



1991年投產的北投垃圾焚化爐，包裝成區內旅遊地標，朝聖者眾。



煙囪裏的旋轉餐廳，會360度環迴旋轉，個view極佳。



雖然拍照時天色有點灰，但落足眼力，仍可看到左上方有兩個景點，一個是全台最高的台北101大樓，稍前黃瓦屋頂的，則是圓山飯店。



下午茶一族可以欣賞白天的基隆河，視野清晰，上下游一覽無遺。



北投的夜景也不賴，晚飯時可與另一半邊吃邊談心，還有 live band 助陣。

站得高，自然看得遠，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因而遺忘腳下那漆上彩虹色彩的煙囪下，是座二十四小時燒個不停的焚化爐？漂亮的旋轉餐廳與焚化爐，就像天堂與地獄的結合，認真後現代。

旋轉餐廳上，我們並沒有被轉得「暈陀陀」，仍清楚記得史上第一座焚化爐的名字叫「破壞

王」(Destructor)。倒是在想，當今大部分興建焚化設施的政府，都絞盡腦汁把它「粉飾」得頭頭是道，尤其希望社區接受。

那麼，在煙囪上建旋轉餐廳，能打動你嗎？

北投焚化廠（煉獄篇）

朱漢強

腳踏實地，探訪此行真正的主角——北投焚化廠。台灣共有 24 間焚化廠，台北佔三間。政府每天從社區收集到的垃圾，通通運到這個大爐「化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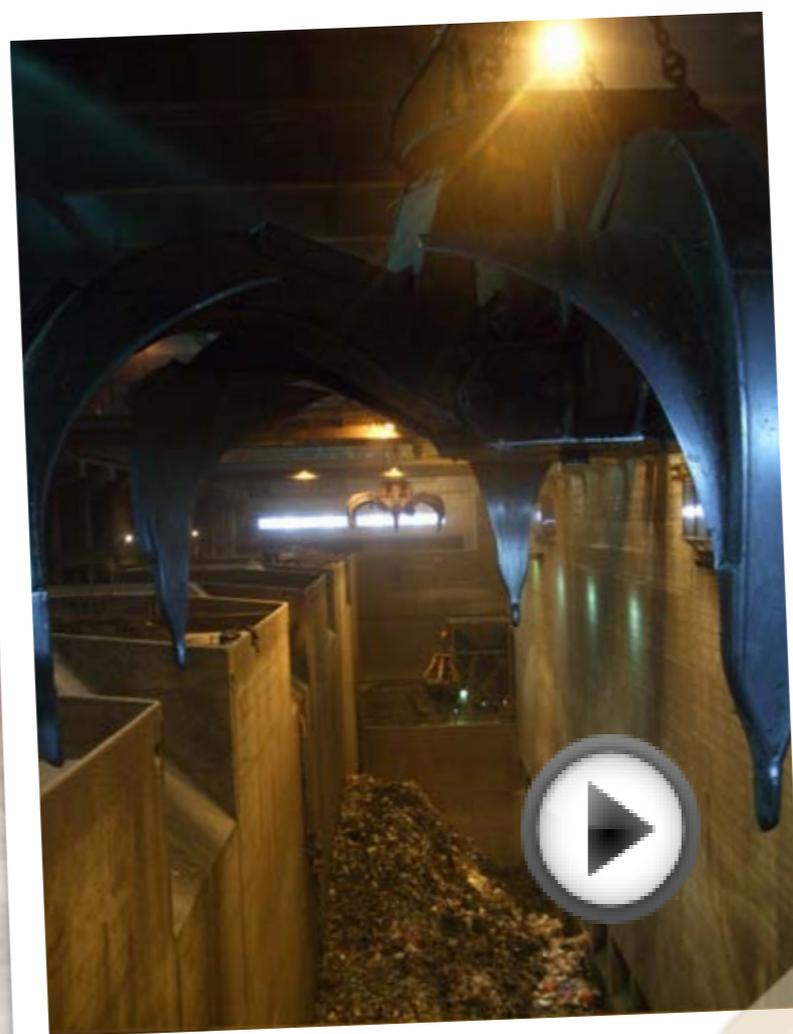
STEP 1

垃圾車到達一格格的車位，會先磅重，掌握運載的廢物重量。



STEP 2

將廢物直接倒入垃圾槽。



STEP 3

儼如大怪獸的抓斗，抓起斗落，可以抓起三、四公噸的垃圾，扔到左上方焚化爐的坑口。



STEP 4

垃圾從此「塵歸塵，渣歸渣」。



北投焚化廠廠長傅良枝



北投垃圾焚化廠廠長傅良枝跟我們做簡報說，為了讓大眾受落，每燒一噸垃圾，廠方會向社區提供200元新台幣（折合約50港元）的回饋金，一年下來，社區會獲得500萬至600萬元新台幣（折合約125萬至150萬港元），並用這筆資金蓋了毗鄰的洲美運動公園，和免費供區內居民使用的室內游泳池。

話雖如此，傅廠長也說得坦白，「民眾反對焚化爐，寧願不要回饋金；政府別無他途，必須走減廢（的路）。」

不減猶自可，一減不得了。

「推垃圾減量前，每年燒垃圾所產生的電力，可以賣二、三億台幣；垃圾量一減，現在只

賣得一億元左右。」傅廠長說。故事未完，全台灣20多座焚化爐，都因為大力減廢而出現不夠垃圾焚燒的情況，結果「大家都在搶垃圾」。

如果純粹以處理能力去看，北投焚化爐憑「一己之力」，便可燒光全台北市每日產生的垃圾。如果不是顧及交通運輸等

效益因素，木柵、內湖兩座焚化廠，大可提早退役，早早收爐。

為了「開拓」垃圾來源，台北市政府還把多年前非法傾倒到基隆河畔的垃圾翻挖出來，餵飽焚化爐，同時騰出河邊的寶貴用地再利用。

參觀焚化爐的操作過程，看著那把就能抓起三、四公噸垃圾的大爪，緩緩把垃圾扔進火紅的爐子內，垃圾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也因此，台灣政府一度以「一縣市一焚化」的宏大目標，大搞焚化工程。

治本之道。

「有早知，就無乞衣。」如果預知源頭減廢可以有這樣的成績，便不用蓋那麼多焚化爐，也就不會演變成今天焚化廠互相「爭垃圾」的局面了。

是政府太相信技術就能解決廢物問題了嗎？看台灣的例子，焚化燒得掉垃圾，卻止不住慾望，大家根本沒有對症下藥。清楚記得傅廠長以下一句話：「垃圾成長，是一個迷思。」他的意思是，過去台灣人以為垃圾愈多，代表經濟愈好，愈發達。也因此，這座城市的垃圾量，曾經試過一年增長 11%。懂得反省的廠長並沒有沉醉於焚化科技，不忘提醒我們這班香港訪客：源頭減廢，才是

北投焚化爐小檔案

- 地點：北投區洲美里洲尾段，基隆河下游右側
- 面積：10.61 公頃（與香港高鐵段總站面積相若）
- 爐體形式：混燒式機械焚化爐（最低燃燒溫度為攝氏 850 度）
- 設備容量：1,800 公噸 / 日（4 X 450 公噸 / 日）
- 處理廢物：(1) 一般家居垃圾；
(2) 與一般家居垃圾性質類近的商業廢物；
- 煙囪高度：約 150 公尺
- 能源回收：發電量 45,000 瓩（37,000 瓩賣給電力公司）
- 工程費用：約 75 億台幣（18.5 億港元）



如果不想光顧旋轉餐廳，大可到位置較低的觀景台看風景。觀景台有 116 公尺，「看頭」也不少呢！

焚化爐員工做不長

朱漢強

「焚化爐員工做不長。」光聽這句評語，很多人會誤以為是環保團體在危言聳聽。才不是呢！說此話者，是台灣第一學府國立台灣大學的學者詹長權教授。

香港沒幾個學者研究焚化爐，了解二噁英與周遭環境影響的學者就更少，所以我也乖乖的專心聽課，抄筆記。

詹長權博士是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曾經針對台灣九座焚化爐對員工及周遭環境的影響進行研究。他除了在焚化爐的煙道採樣進行化驗，又配合鄰近地區氣象及地形進行分析，加上向133位焚化爐員工進行抽血與問卷調查，最後發現員工出現較多「肝不好」的情況，得出「焚化爐員工做不長」的推論。

別以為焚化爐只對廠內員工的健康構成威脅，他發現廠房四公里範圍內，同樣可以是「災區」。他的研究發現，這個範圍內的小朋友，有較多過敏性皮膚炎、過度活躍症的個案。至於成年人，糖尿病病例也較多。

這可慘了，我在台灣住了八年，住處與台北其中一座焚化爐——木柵焚化爐——相距不到三分鐘車程。我有理由懷疑，我與兩個孩子的過度活躍因由，與這間焚化廠扯得上關係。

邊聽邊想，詹博士絕對適合轉行環保團體。因為，他講的內容——「夠爆」！

別以為 NIMBY (Not in my backyard)，把厭惡性設施搬走就一了百了。舉北



投為例，除了自家有座焚化爐每日「開爐」，原來遠在台中的焚化爐，排出的二噁英，也會經過煙囪四散，「飄移」至台北的北投。簡單一句，就是「風險轉移」。

再者，台中爐子排出的二噁英會進入食物鏈，污染農產品。而這些農產品，又被運到台北，於是，我們就這樣把致癌物吃進肚子去。

「可有高危食物？」我問。

「魚、菜、雞肉、豬肉、蛋的風險相對高，建議減少食用。」他答。

那我們還剩下甚麼可以吃？

也不必太悲觀。台北當局「知衰」，這些年來加強對二噁英的控制，並進行追蹤調查，了解土壤、植物的受影響情況。北投焚化爐廠長傅良枝就說：「若超標，要交罰單，還好任內未被罰過。」

「究竟有沒有安全的焚化爐？」這是最關心的問題。

「德國的焚化技術夠高，可以考慮。」但他最後還是補上一句作結：「能不用就不要用。」



補充資料

詹老師提及的焚化爐與健康的研究，資料來源如下：

1. Suh-Woan Hu a, Guo-Ping ChangChien b, Chang-Chuan Chan c (2003) "PCDD/Fs levels in indoor environments and blood of workers of three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ors in Taiwan",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Industrial Hygiene, PP. 611–620, Chemosphere 55 (2004).
2. Hwong-wen Maa, Yen-Ling Laib, Chang-Chuan Chan "Transfer of dioxin risk between nine major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ors in Taiwan", pp. 103–110,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8 (2002).

突擊台北街頭清運站—— 香港人的 Mission Impossible

鄭茹蕙

「擘，好震撼！」

「香港絕對無可能啦！」

「你話，香港人點會肯做？」

「香港一定做唔到！」

從到達台北市北投吉里利社區的清運點開始，我們這班來自香港的參考團團員就已經「擰晒頭」，彼此交頭接耳交換上述感受……

究竟是甚麼讓大家一致裁定台灣人做到而香港人做不到的呢？這個讓我們感覺既震撼又無奈的畫面，只不過是台北環保部門為我們即興安排走訪他們的日常清運工作，即是在社區收集垃圾。

先說說台北收集垃圾的模式，有兩個階段的重要減廢法規大家不得不知，第一項是台北由 2000 年開始推行的「垃圾費隨袋收費制」，丟垃圾要用專用的垃圾



袋盛載。即是說，想丟垃圾就得付款買垃圾袋。第二項是自 2005-06 年起全台灣實施的「垃圾強制分類」及「垃圾不落地」政策，前者規定市民必須將垃圾分類回收，後者要求市民將垃圾直接交予政府的清潔車及收集點，收集有限時有定點。講明是法規，即是不守法的市民會受到懲處。

於是，「定時去丟垃圾」就成了台灣市民生活習慣的一部分。以台北市為例，由環境保護局負責的清運車隊，逢星期一至二、四至六走遍各區街道收集垃圾及廚餘，並且按不同日子收集資源回收物。至於周日及周三，則不提供以上服務。

說回吉里利社區的垃圾收集點，我們看著市民由四面八方向垃圾車湧過來，不論是走路的、踏單車來的、駕摩托來的，共同特徵是手上都拿著垃圾包和回收包，甚有秩序地將物品分別交給垃圾車或回收車上的工作人員。那種市民的參與度以及公民責任感，香港人是無法想像的。



排著隊做回收的情況，香港也會出現；但不同的是，這裏沒有小禮物，也沒有現金回贈，而純粹是履行公民責任。



資源回收物由回收車接收作初步分類（左圖），然後運去回收工場再細分；而垃圾就交給旁邊的垃圾車（右圖），運往焚化爐。



「你們來看我們如何回收嗎？對呀，你們就應該來看看，我們這裏做得很好，起初也不容易呢！」站在我旁邊的一位穿著家居便服、近五十歲的婦女自豪地跟我說。她是來丟垃圾的，見我在拍照便主動跟我攀談起來。「你們好像甚麼都可以回收似的，那垃圾包內還剩下些甚麼？」我蠢蠢地問。「垃圾就是較髒的東西嘛！」

垃圾車旁設有廚餘回收桶，讓市民自行將廚餘分類。廚餘回收分生、熟兩種，藍桶盛載「生廚餘」，包括未經烹煮的蔬菜類、果皮、茶葉渣等；紅桶則收集「熟廚餘」，主要是烹調過的食物，例如剩菜、剩飯等。有關台灣的廚餘回收，我們將在另一章節詳談。

說實話，此時任何一個在場的香港參觀者，無不感到無地自容。捫心自問，香港經濟條件好、教育水平高、工作有效率，偏偏是環保工作，比別人落後一整個年代。香港人最棒的，可能是即時想出十萬個理由，推卻香港為何做不到：

「香港以高樓大廈為主，太密集了。」
（但是，台灣也有大廈呀！）

「香港人終日為生活奔波，早出晚歸，太忙，沒時間。」

（難道台北市民就不用超時工作？）

在研討會上認識了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溫麗琪博士，問她政府限時收垃圾，她們一群「加班一族」怎麼辦？她輕鬆笑說：「同事們每星期都會找一天早點下班回家，丟垃圾去。」

說穿了，兩地最大的差別，在於大家對保護環境的承擔吧！



台北市實施「垃圾費隨袋收費制」已10年，市民丟垃圾就得付款購買專用的垃圾袋（如圖中的淺藍色袋子），一般便利店有售，容量由5公升至110公升不等，平均費用是台幣\$0.45/公升，相當便宜。配合強制回收，家庭真正的支出實在不多，反是垃圾少了，市政府因此而稅收大減。

台灣的環保路也絕非平坦，當地環保署的官員直言他們花了二十年的努力：「開始的時候，垃圾車收的比回收車的多，後來我們目睹垃圾愈來愈少，回收的比例就愈來愈多了！」這是他們收成的時候，滿足而值得驕傲。

台灣讓我們看見，環保政策不僅可以創造健康的生活環境，還可以加強政府上下和市民的歸屬感。



作為前線，政府很重視清潔隊人員的角色，既督導且勸教，配合各項減廢措施，逐步改變市民的生活習慣。

台北市減廢數據重溫

來個數據重溫吧！台北市2000年7月全面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推出前，台北市每個家庭每人每日棄置1.12公斤垃圾；到2010年，垃圾量減少了65%至0.39公斤。廢物回收率也從之前的2.4%，增加到目前的44%。

至於香港人關心垃圾收費對經濟的負擔，原來台北市成功推動減廢，每戶每月的開支由1999年的144元台幣（約36元港幣），減至2009年的51元台幣，即不到13港元。省了錢，垃圾少，環境也得改善，何樂而不為？



從電子垃圾堆中掏金

區詠芷

黃金保值力強人人知，見金鋪其門如市，就知道它的魅力。但是，開採黃金卻對環境造成很大破壞，對環保朋友來說，自然嗤之以鼻。不過，今次我在台北見到的黃金，卻是另一個故事。

好「金」呀！

黃金手飾大家或許見得多，但金磚就未必人人可以接觸到。把一塊一公斤的金磚拿在手上，真的很「墜手」，很過癮。更令人興奮的是，這些金磚原來都是來自舊電腦、舊手機與舊電器！

沒錯，就是大部分香港人當成五金廢鐵的舊電腦及電器！對一些港人來說，舊電腦或電視並非爛銅爛鐵，因為「衰衰地」都可以賣給收買佬，拿回二十多三十元。不過，大家肯定不會把它當作「金礦」。不然，多年來又怎會任由一船船的「黃金」出口至發展中國家了事？



攝於台灣全亞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此處平時是禁地，只有少數員工可以進來，今次看在環保份上才破天荒開放，讓我們一睹「煉金術」。



經過處理回收的黃金，純度可達999，甚至更高。



舊電視猶如爛銅爛鐵，隨處棄於鄉郊。義工 Ekin 2008 年攝於新界流浮山。



不論是街頭巷尾，抑或是深水埗鴨寮街，都不時見到電子垃圾的收買佬。品質好的，會當作二手家電運離香港銷售；又爛又殘的，便視作廢舊五金出口至發展中國家拆解回收。



廢棄家電，大都從鄰近的電器生產廠、中小企及回收商回收而來。



位於桃園縣楊梅鎮的「綠電再生」，主力拆解雪櫃、冷氣機、電視機及洗衣機四大家電，一年處理量約 23 萬部。



位於桃園縣觀音鄉的「全亞冠」則主要處理舊電腦及螢幕，大概每兩萬部電腦，可提煉一公斤黃金，2010年5月時約值港幣 30 萬元。

二萬部電腦 變出一公斤黃金

2010 年春天，我們走到毗鄰台北市的台北縣及桃園縣，參觀了三間將電子垃圾當寶的電子廢物處理廠。這裏沒有香港新界廢舊電器回收場的散亂，廠方倒會把從坊間買來的大量舊雪櫃、舊電視、舊冷氣機井然地分類存放，還會用重型機械把廢物按部分拆、打碎，並且按政府環保條例的要求，抽取、分解及處理當中的有害物質。

專營廢舊電腦電器貴價金屬回收的「佳龍科技」，其總經理室特助張秉華自豪地說，他們幹的是「城市採礦」的工作，不僅有能力把電子廢物提煉出 9999 純金，還有能耐提升至 99999 的高純度，做為整容行業的金線拉皮 (Golden Thread)。他說，電子廢物中又可以提煉貴價稀土，部分材料更可以用於導彈發射器上，十分值錢。

「佳龍科技」正大張旗鼓，發展新一期的廠房和投放科研，絕對不是發展中國家「以 19 世紀的技術處理 21 世紀電子廢物」的土法煉鋼工序。張秉華說。



工人把舊雪櫃、冷氣機中的製冷劑(雪種)收集，將含有雪種的隔熱發泡膠放進機器中拆解、回收及再利用，從而避免雪種中的氯氟化碳破壞臭氧層。
攝於「綠電再生」廠房。



台灣「全亞冠」業務部經理林文琪表示，電子產品的電路板有最多黃金、白金、銀等貴價金屬，故此每一塊綠色的小板塊，都是寶。



電視機含有毒的水銀及鉛，工人必須小心切開螢幕，吸走玻璃上的螢光粉，磨碎玻璃，再把碎片以化學分解方式處理，才可回收再用。
攝於「綠電再生」廠房。

放棄發展高增值技術， 香港卻選了最污染的處理方法

今次同行的香港朋友，好幾位是從事電子廢物處理的，他們均認為電子廢物回收處理，不單有利環保，也是前景看好的綠色工業和綠色科技。然而，聽罷台灣業界的鴻圖大計，我們不禁自問：「香港沒有電子廢物嗎？為何人家眼中的黃金，我們卻看成垃圾？」

根據香港環保署資料顯示，香港每年產生71,000噸電子廢物，即約541萬件。當中雖然回收了九成，但其中近八成經出口「處理」。我們又會問：

為何多年來，環境局會縱容絕大部分有毒的電子垃圾出口了事，而且從沒有要求香港電子產品的生產商、代理商承擔環境責任，妥善回收處理他們生產的電子垃圾？

我不會說這是官商勾結，但肯定官們有欠良心，且目光如豆，白白錯失發展環保產業的機遇。



發展中國家處理電子廢物時，往往使用 19 世紀的手法——用火燒，令環境及工人健康飽受威脅。

電子垃圾有多毒？

電子垃圾的問題不僅在於數量的大幅增加，還在於其毒性強。有別於一般家居垃圾，

電子廢物可以內含上百種，甚至過千種的化學物及金屬原料，當中不少是毒性高的重金屬，對人體及環境均構成威脅。舉例而言，小如一部手提電話，其電池中的鎘，足以污染三分之一個奧運標準泳池水（約600,000公升）¹。

然而，它同時含有不少稀有金屬，如金、白金、鈹、銅等，回收價值極高。結果，電子垃圾的問題，不在於沒人處理，而在於人們為「榨取」當中的貴價物料，卻以土法煉鋼的方式去燒、去烤、去熔，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此，電子垃圾既不宜棄置於堆填區，更不應該在沒有政府監管之下任由市場自行販賣、出口、拆解及回收。

1. Ipsos MORI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computer purchasing and the environment, 2006.

香港電子垃圾可產出的回收資源估算

(根據 2008 年環保署的電子廢物量)

回收物料	產出量	回收市價 (2010年5月價格)	總值 (HKD)
金	350 公斤	\$280,000 /公斤	\$9,800 萬
銀	500 公斤	\$4,500 /公斤	\$225萬
銅	9,750 噸	\$40 /公斤	\$3.9 億
鐵	22,250 噸	\$2 /公斤	\$4,450 萬
鋁	8,100 噸	\$7 /公斤	\$5,670 萬
塑膠	14,700 噸	\$0.6 /公斤	\$882 萬
			合共：\$6 億



香港地球之友於2010年4月，帶同大量紙金條到環保署，批評環境局多年來放任電子廢物出口了事，而且浪費「開採」當中金、銀、銅等眾多貴價金屬，名副其實是「有金都唔識執」。

電子垃圾估價考考你

「四電一腦」(四種主要家電及電腦)中,電腦的回收價值最高,一方面因為它的更換速度快,容易回到在二手市場轉賣,另一方面,電腦內含貴價金屬。

猜猜你家中的四大家電,哪樣的回收價值最高?
(點擊圖片看答案)



冷氣機



雪櫃



電視機



洗衣機

生產者負責，抑或消費者承擔？

區詠芷

環顧全球的生產者責任制度，絕大部分都要求生產商承擔環保及財務責任。然而在香港，部分電器商極力維護生產者，「死撐唔關佢事」。對此，台灣的業界友人直言「不可思議」，意謂香港怎麼仍在這個ABC的概念上卸責，反指香港業者未有放遠眼光，認真討論該如何落實生產者責任制、思考如何發展高增值的回收工業。

香港的生產者責任法規，不僅落後於台灣和歐洲，甚至連祖國也不如。事關中國政府在2011年1月1日起便實施《電子廢物生產者責任》。相反，香港政府到了今天，仍然只懂拖拖拉拉，諮詢再諮詢，究竟是我們的環境局太幼稚，還是太不切實際，幻想阿爺仍會像以前「隻眼開隻眼閉」，任由有毒的電子垃圾輸進內地，污染環境？

台灣的生產者責任制

台灣早年飽受本土及發達國家入口的電子垃圾毒害。結果，當地政府痛定思痛，於1997年推出「生產者責任」法規，透過設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監管及處理電子垃圾。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的經費，由電子產品的生產商與代理商共同承擔，用以支付電子廢物的回收及處理成本。政府及獨立委員會負責監管基金運作，並資助下游合規格的回收商及處理廠推動回收。

別以為政府規管回收業，就會扼殺拾荒者的生計。正正相反，由於有回收基金補貼回收商，回收商就有經濟誘因而向下游的收買佬及拾荒者收集電子廢物，造成多贏的結局。



攝於台北市汀州路小巷，圖中的伯伯拖著手推車向居民收集包括舊電器在內的回收物。

淨心淨土——屋苑回收分類閣

袁穎欣、鄭茹蕙

突擊台北的街頭清運站後，心裏的無奈感一直沒有減退。典型香港人（藉口多多）的腦袋總會嘗試擠出一些理由：

「香港的社區太密集了！香港太多高樓大廈了！」「香港人這麼忙，怎會有時間去等垃圾車／回收車來？」

很明顯，這些所謂的理由根本只是藉口。今天，我們就參觀了一個位於台中的屋苑，看到他們井然整潔的回收分類閣，心裏不禁再問：香港人自認計仔多，辦事能力高，但說到環保，為何香港總是輸人幾條街？



從屋苑正門進入，眼前是一個中央小廣場，被住宅大廈團團圍著。

垃圾不落地政策

台灣很多地方都是由政府的垃圾車或回收車穿街過巷的去收集廢物或回收物，市民需在指定時間把廢物交到政府的收集車，這就是「垃圾不落地政策」，目的是方便政府督導及管理廢物。但是，總有些人時間不合，那他們怎麼丟垃圾？放心，政府也設置了一些固定的及開放時間較長的收集點，除此之外，也有人聘請幫傭上門收垃圾，代「丟」。

如果住在高樓，那又怎辦？聽到垃圾車的音樂響起，等到升降機下樓時，垃圾車已開走了！這時，清潔公司就發揮作用了。

離開桃園，我們坐一個多小時的車來到台中市，參觀一間民營清潔公司如何在高樓住宅的屋苑收集及回收廢物。

一個小空間的利用，可以有無限創意。要做到「好生活、好服務」，屋苑除了設置休閒會所或休憩花園外，還可以有其他選擇——一個環保回收小站！

回收桶的廢物收集種類除了香港常見的「三色品」(塑膠、金屬、廢紙)外,還包括玻璃、舊衣物、廚餘及家具。



台中的屋苑「德昌中華大樓」就設置了一個名為「淨心居」的回收小站,方便住客每天把廢物分類回收。

走進這個佔地約 300 平方呎的角落,眼前看不到甚麼先進的回收設施,舉目卻是紅黃藍綠多種顏色的資源回收桶,收集各式各樣的回收物。回收桶的外形大小與香港常見的差不多,令人驚訝的是這個「不算小」的空間如何能在屋苑中保存下來。



「淨心居」是用綠色植物及籬笆圍起來的小空間,也是屋苑的資源回收角落。

牆上設有不時噴出白煙的小裝置。向管理公司請教,原來是減低異味的噴霧。



在台灣,廚餘(食物殘渣)的回收已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屋苑擺放了廚餘回收桶,居民將廚餘瀝乾水,便可倒進桶內。屋苑還在桶旁加設洗手設備,十分貼心。



台中部分垃圾清運工作由政府負責，也會外判給民營清潔公司處理。清潔隊會訂下路線及時段，到各區收集點收集垃圾及進行回收。車隊都裝設了GPS衛星定位追蹤器，能有效追縱廢物流向。

「淨心居」設有錄影鏡頭，配合政府的「垃圾強制分類」政策，確保居民正確地進行分類回收。這項服務滿足了工作繁忙者的需要，不必定時定候等垃圾車，也不用擔心垃圾車誤點而白等。居民只需將垃圾及資源回收物放進屋苑的收集桶，清潔公司便會代為處理。

現時香港有近五成的人口居住在公共屋邨及居屋的公營房屋，由房屋署、房屋協會或外判公司管理，餘下的人口主要居住在私人房屋。全港的私人大廈，當中約六成由物業管理公司管理。換言之，香港大部分人都是住在有管理公司管理的大廈，如果物業管理機構能夠主動提供更進取的廢物分類設施及服務，效果可以很顯著。

可是，這些簡單不過的利民措施，香港卻甚少見。無他，香港寸金尺土，空間很多時建成可獲寬免計入總樓面面積的「環保」露台、康樂設施或停車場等，或建設金碧輝煌的特大華麗大堂，包裝成豪宅。如果你住的屋苑還有空間容納一個像「淨心居」的回收閣，不妨向你的物業管理公司提議。

台灣夜市真精彩

袁穎欣、鄭茹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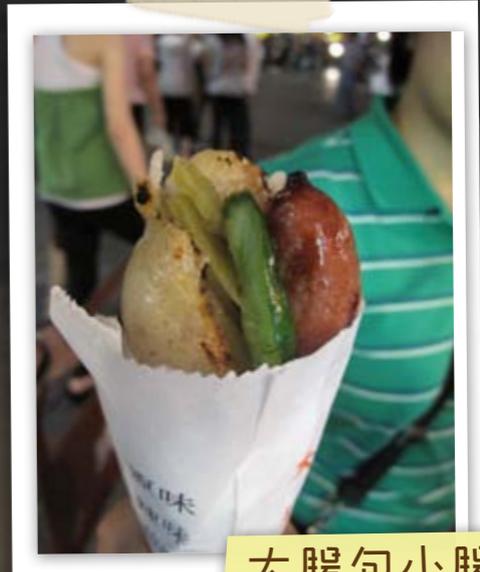
由於今次我們由北至南走訪多個縣市，附加行程是可以「每晚逛一個夜市」！（欸！是否很羨慕呢？）

白天，大家認真地考察各類型的廢物管理工作，到了晚上，我們一班「為食精」同事，就爭取僅餘的 Happy Hours，由台北食到台南——台北的淡水老街、台中的逢甲夜市、台南的花園夜市、高雄的六合夜市……各式台灣特色小食，不論是傳統抑或創新的，通通都不放過！

在多個夜市中，最挑動我們這班「環保為食精」的神經的，相信非台中的逢甲夜市莫屬。從逢甲夜市的介紹得知，他們是「創意料理發源地」，很多台灣的知名創意小吃大都源自這個夜市，例如章魚小丸子、懶人蝦、巧蕉王、巨無霸臭豆腐、傳統古早味大腸包小腸、特大雞排等……在排得密密麻麻的小吃檔旁邊，每隔一會你就會碰上夜市裏的回收小隊，協助遊客回收用後的食具和垃圾。倒想知道，這服務又是否由他們首創？



無骨雞腿排
人氣度：****
美味度：****



大腸包小腸
人氣度：*****
美味度：*****



烤玉米
人氣度：***
美味度：***



月亮蝦餅
人氣度：***
美味度：***

夜市設「行動特收組」

早前在台灣觀光局主辦的「特色夜市選拔」中，台中的逢甲夜市被網民投票選為「最美味夜市」。近 200 個攤檔，自然吸引大量本地人及外國遊客來找尋美食。食檔多、流動人潮旺，即棄食具自然也多，這似乎與台灣官方的環保信念背道而馳。怎樣做到地上零垃圾？怎樣令夜市變得環保些？這真考各地政府的功夫。

答案總比問題多。台中市環境局2009年成立了一支「行動特收組」，由「特收員」每晚在夜市及逢甲商圈推著「行動特收

車」來回宣導回收，並協助商戶及遊客將手上垃圾分成垃圾、資源及廚餘三大類，送去資源回收或廢物處理。「行動特收組」成立時共12人，2010年年中已增至20人，分批輪班出勤。

環保局在特收行動開始前，先調查逢甲商圈的垃圾及資源比例，做足準備功夫：

分類	物品	比例
垃圾	吸管、油紙袋、竹籤、衛生紙、橡皮筋及飲料杯封膜等	31.46%
資源	飲料杯、盛裝食物的免洗餐盒、塑膠袋、膠樽	47.36%
廚餘	喝剩的飲料及吃剩的食物	21.18%

資料來源：台中市環境保護局



發泡膠盒也可回收！

你沒看錯，盛裝食物的免洗餐盒都屬可回收物。在香港，曾盛載食物的餐具會被視為「已污染」物品，尤其是盛載街邊小食用的，更不能放入回收箱，所以我們一再跟台灣的環保部門確認技術上的可回收性，答案仍是清脆俐落的「（國語）可以呀！」，就連同行的香港回收商朋友也不敢相信。

較窄的通道無法擺放資源回收車，便另設回收袋子代替，袋旁牌子清楚指示甚麼是「垃圾」，甚麼是「資源回收」。對呀，你並沒有看錯呀！在香港被踢出回收箱的「保麗龍」（即我們的發泡膠），不單可被回收，即使盛過食物的，也可以。



逢甲夜市每隔不遠處，就會出現小型資源回收車，即使你不懂台灣的分類方式，「行動特收員」也絕對樂意協助！

環保不等於乾淨

看到這裏，你一定覺得台灣的環保工作做得真不錯。但原來台灣人並不同意，他們覺得台灣夜市很不環保，因為即棄餐具用得太多。在早前官方的「特色夜市選拔」中特意加設「最環保」大獎，很多市民投了票，得出了前三名，但獎項最終沒有頒發，皆因評審團認為入選者都不是實至名歸，寧缺勿濫。有評審回應傳媒訪問時，強調「環保不等於乾淨」，乾淨是夜市的基本要求，環保層次更高，需要顧及污水處理及節能減碳，更何況大部分夜市仍使用大量一次性餐具？環保獎不是給「相對較環保」的單位，而是真正環保的單位。

乾淨不等於環保。同樣，回收也不過是有限度的環保，源頭減廢才是真正需要努力的目標。相較於台灣人的環保視野，香港人真是差得太遠。

逢甲夜市剛在 2010 年 11 月展開新一輪環保宣導，除了進一步加強回收工作，台中環保局還呼籲大家支持「逛夜市低碳六行動」：

- 行動 1：垃圾勤分類
- 行動 2：廚餘要回收
- 行動 3：使用環保筷
- 行動 4：不拿塑料袋
- 行動 5：多用再生品
- 行動 6：一餐不吃肉

香港地球之友也送你幾個夜市環保攻略：

1. 旅遊多找幾個伴，分享小食免浪費
2. 帶備自己私餐具，免用即棄最環保*
3. 分類指示望清楚，妥善回收減污染

*註：台灣多年前已有「自備環保筷」行動，環保筷款式又多又實用，到台灣旅遊不妨選購作為手信！

逢甲夜市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近逢甲大學）

邊個最「肥」？ 回收廚餘最「肥」！

袁冠昇

台中市的廚餘回收再利用專區取名「餘樂園」，是一個對外開放參觀的地方。為改變公眾對廚餘「臭崩崩」的印象，餘樂園一於「洗底」，在場館入口擺放多個由廚餘回收桶砌成的藝術裝置，上面有花有草，讓人有「心曠神怡」（香港首富名言）的感受。

園內除回收設施與展覽場外，還有用廚餘飼養到肥肥白白、生猛猛「狀元雞」，而廚餘製成品則包括有機通渠水和「就是肥」肥料。

總的來說，「餘樂園」是一個結合宣教功能的回收中心，台南的堆肥場也有類似設計。



台中市的「餘樂園」

參觀完回收處理場，同行的一班香港回收界老闆有以下反應：
「他們的技術很簡單。」

沒錯，就連我這個門外漢，一眼也看出技術很簡單——處理場只是將收集到的廚餘打碎，瀝乾水後加入木屑，經過發酵，每星期用鏟機攪拌肥堆，再移到下一個發酵槽。如是者經過約35至42日，便大功告成，製成堆肥。這樣的工序，簡單到連一般市民也可以做（詳見下文「廚餘變肥料DIY」部分），根本不必高科技、高技術，便可做到。

這麼簡單的事，香港的回收老闆們為甚麼不做呢？他們說，如果要做，要用機器才有效率，但香港所收廚餘數量有限，無法抵銷機器成本。



台中市廚餘回收中心以廚餘餵養食用雞，取名「狀元雞」。工作人員介紹時說，狀元雞少油，肉質吃起來特別鮮美，甘甜有嚼勁，可惜我們無緣品嚐。不過有一樣可以引證的是，雞場不像一般雞場般有濃烈的雞臭味，工作人員都笑稱是意外收穫呢！



回收中心其中兩項功能，就是宣傳與教育。

台灣推動廚餘回收的工作，由政府帶頭做起。環保署推動垃圾強制分類計劃時，又推出「廚餘多元再利用推動計畫」，並在2006年3月推廣到全島25個縣市共319鄉鎮，期望達致垃圾零廢棄的目標。當局以不同計劃及補助形式，推動地方建立廚餘回收系統及廚餘再利用模式，以及開拓成品出路。

在台灣，縣市之間會比拼政績，這正好成為刺激彼此積極推動廚餘回收的誘因。例如我們參觀的台中市及台南市，便是2008年「廚餘多元再利用」特優者（的縣市），而兩地的廚餘回收系統也甚相似——分為民間自行處理及政府收集。台中市推出「螞蟻雄兵計劃」和「綠巨人專案」，就是政府為民間團體提供廚餘再利用設施及支援的計劃。以「螞蟻雄兵計劃」為例，台

中市政府會為有興趣做廚餘回收的市民、學校、社區和機構，免費提供廚餘堆肥桶、菌肥、各項廚餘堆肥教育訓練等技術支援。

政府推動之餘，也要有市民的參與。在台灣，市民可能要把廚餘放上一至兩晚，才能交予清潔工，也可能要走到街尾做回收，看似很麻煩。可是，我們遇上了不少

當地人，都以回收為榮，認為這是對環境的承擔。

台灣的廚餘回收再利用率在2008年為9.1%。相對之下，廚餘在香港往往被視作垃圾，絕大部分扔到堆填區。我們政府所謂的誠意，是承諾2014年後於大嶼山小蠔灣興建廚餘回收處理中心，但每日的處理量僅得200公噸，相比香港每日超過3,000公噸廚餘，只是九牛一毛。

硬件和科技，香港從來不缺，但我們有為環境及後代承擔的勇氣嗎？



台南市
城西小型廚餘堆肥場

收集



破碎



經過六槽發酵



肥料成品



市民帶來回收品，政府的环境资源中心便送上堆肥成品，作為對參與市民的回饋。聽工作人員說，由於成品質量好，故此很受歡迎。

廚餘變肥料DIY



1. 將生廚餘分出，放進堆肥桶，桶下方要有活門並放於離地一至兩呎，以便收集液肥，然後以每五至十釐米廚餘覆蓋一至兩釐米的木糠或酵母菌，如此類推作層層覆蓋。
2. 堆肥至八、九分滿後密封，以重物置頂，放到陰涼處。每三至七天收集液肥，稀釋後可以作為肥料或通渠水。
3. 閒置三個月腐熟後，就可成為固肥，當做肥料。



有機堆肥的成品——
液體肥料（左）和 固體肥料（右）

用途

液肥：稀釋 30 倍，倒進馬桶及洗臉台，可減少臭味，促進管道流暢。稀釋 300 倍，可作為蔬菜果樹的有機液肥。

固肥：由腐熟堆肥製成，可埋進土壤中當肥料

講心多過講金

鄭茹蕙

大家都說在台灣扔垃圾要付錢，所以垃圾量減少了。事實上，實施「垃圾隨袋徵費」計劃的，只有台北市及台北縣，前者計劃已實施十年，後者更是在2010年才開始。台北市的減廢成績有目共睹，計劃實施後六年間垃圾量大跌六成，資源回收增加至四成，成績驕人（台北人可真的以此為傲）！

那麼台北以外的縣市又如何？數據顯示，全台灣平均每日垃圾清運量由1997年高峰的24,331公噸，跌至2009年的11,571公噸，垃圾少了一半。實施「垃圾隨袋徵費」的台北市只有260萬人口，僅佔全台灣人口的0.1%，影響力有限。如果不講金，其他地區又有甚麼板斧，推動公眾支持減少製造垃圾呢？



想回收廢電池？上公共洗手間就有收集箱了！

台南人情搭夠

台南在2002年推動「定時定點垃圾不落地清運政策」，之後在2005年再配合台灣全面推行「垃圾強制分類」法規。不過，台南市沒有如台北一樣，實施「垃圾隨袋徵費」。

台南市政府考慮到，金錢誘因未必適合台南人，反是當地濃厚的人情味是特色。「台北人比較實際，台南人比較重人情。幫政府是賣人情，將來要還。」台南市環保局林健三副局長哈哈笑著說。

「講心」要面對面，台南的民居分佈較分散，所花的功夫自然較多。環保局的清潔隊從前由星期一至六都收垃圾，現在星期三、五停收，給清潔員休息嗎？不！而是預留時間落區「搞關係」，作環保宣導。2009年台南市的資源回收率比全台灣的平均數字高出十個百分點以上，廚餘回收率也高出兩個百分點，而市民認知及支持率更達96%！

要強制大家分類回收，率性的台南人願意接受嗎？「台南人的文化是，左手打你（反對），右手做慣了就『又好啦』！」幽默的林副局長又弄得全場哈哈笑起來。

推動環保要細心

台南市以創新方法推動減廢的工作，包括鋪天蓋地的宣傳及為市民提供「無孔不入」的回收渠道，藥房、便利店、大型快餐店、油站，都是特定物品的回收點。如果你夠細心，還可以在公共洗手間內找到由膠樽「土炮」改裝而成的廢電池回收箱呢！公廁與廢電池有何關係？原來，他們認為大家上洗手間時，一定會下意識摸一摸褲袋，如果剛有用完的電池，就可以立即回收了。推動環保之細心程度，問你服未？

聽台灣的環保官員做匯報，挺是樂事。這幾天遇上的官員，由北到南，都是坦率而幽默、願意分享、有問必答、政策方向清晰、對工作有熱誠，與香港的「一味打官腔」簡直兩樣。這大概就是箇中差別，不論講心或講金，香港政府在「服眾」一環，總是碰壁。

台南市城西焚化廠





城西焚化廠的社區回饋設施是水上樂園。

台南市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模式

台南市清潔隊每逢周一、二、四、六收垃圾，資源回收則每星期收兩次。家居廚餘跟隨垃圾車天天收，垃圾車後方均附掛廚餘桶，市民把廚餘倒進即可。市政府為了讓市民容易記得垃圾收集和回收的日子，更特別製作了精美的簡易年曆，給市民下載：

<http://www.tnepb.gov.tw/warehouse/E00/98123102.jpg>

燒衣減廢，原來都有得諗！

朱漢強

在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化廠，垃圾車的御槽旁，有個塔狀物體，一度吸引我們這班八卦精的注意。左猜右想，都想不到這是燒金銀衣紙的「迷你焚化爐」。

大家可能沒想到，光是一個七月鬼節，台灣人燒掉的紙錢，便是數以十億新台幣計。（別弄錯，這數十億台幣，並非指冥通銀行的「出品」。）不過，衣紙所含的金箔及鉛，在不完全燃燒下，會產生懸浮粒子、一氧化碳、氫氧化物及多環芳香烴化合物等空氣污染物，長期吸入可導致呼吸系統病變，危害健康。所以，台灣環保部門連「死人」也管，推動減量燒衣和集中燒衣，「唔到你唔服」！

以我們訪問的台北市為例，九年前開始推廣紙錢減量，並向市民發放大紙袋，把紙錢收集後一併送到焚化爐處理，避免因露天焚燒，構成污染。

台中市則以資源回收車定點回收紙錢，再運到市內兩個垃圾焚化爐集中燒掉。聽台灣人說，民間也有自創的 Apps，用智能電話把燒衣電子化。

環保無界限，燒衣減量，得到很多宗教團體例如慈濟、法鼓山、佛光山與龍山寺等的大力支持，2008年還與環保界簽署「宗教環保宣言」，呼籲宗教環保化，減少燒香與紙錢。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歷來都呼籲不要燒紙錢，幾年前已「很 In 的」叫大家搞「網路普度」。

佛光山的都監院院長慧傳法師說得好，「誠心比甚麼都重要」。他說，民間一般認為燒紙錢就表示尊敬祖先，但紙錢是陰間用的，這樣一來，豈不等同詛咒親人沒能到達西方極樂世界？



餐廳裏的環保

袁穎欣

在台灣，各大快餐連鎖店的垃圾箱也「特別」過人。不是香港的單口式垃圾箱，而是「多口」的回收桶，把紙杯、吃不完的廚餘及垃圾分門別類，方便回收。

這些設施真的很「特別」嗎？只是香港人大驚小怪吧！事實上，很多國家的連鎖快餐店早已有類似的回收設施，為何偏偏香港沒有？答案簡單不過，因為店鋪不環保，你也照舊光顧。

當台灣到處都是回收設施，香港人卻要拿著空罐子跑五條街，也未必找到一個回收箱。可笑的是，香港社會仍舊停留在爭取多設幾套三色回收桶，而且垃圾桶與回收桶仍是壁壘分明。究竟，我們還要等到何時，才可以「全城參與」？



麥當勞店內的資源回收箱，分得十分仔細，紙杯回收也分為兒童杯、小熱飲杯、大熱飲杯或中、小杯，就連飲料及冰塊也有特別通道傾倒！



台灣很積極推動自備筷子運動。
(攝於北投星月旋轉餐廳)



台式飲品店在香港愈開愈多，但卻沒把「自備杯」的獎勵活動一併帶過來。
(攝於高雄市及台中市)

香港點解唔得？

朱漢強

「香港人一定做不到！」是香港人命中注定不懂保護環境，抑或是台灣人自出娘胎就曉得珍惜資源、循環回收？只要考察過台北如何減廢的香港人——不論是學者、回收商、環保團體，還是環保署官員，都會不約而同地作出以上「做不到」的論斷。

很難想像，我們同種同文、同樣在二戰後接收了大批外來人口、幾乎同一年成立環保署、同樣名列亞洲四小龍——為甚麼，在環境保護上，我們偏偏做——不——到？

台灣早在1998年推出針對廢舊電腦電器的生產者責任法例，並對業者該承擔環保責任的邏輯，視作理所當然。倒是香港有生產商，竟揚言政府若向他們徵收回收處理費，定必全數轉嫁予消費者：「可能收更多，連利息都收埋」。我們在台灣碰到的業者、學者甚至環保組織，對此「恐嚇」無不



台灣早在 1997 年通過廢舊電器的生產者責任法例，要求生產商承擔環保責任。然而，香港就此的法規，至今仍只聞「諮詢」的樓梯響，遲遲未見出台。
(攝：Eckin)

驚呼「不可思議」。說真的，硬要消費者負起全責，就不是生產者責任，而是消費者責任。偏偏，香港有生產商，可以這麼賴皮。

香港環保署官員會說，要推動廢物收費很難，因為我們有高樓大廈，大家不會乖乖「定時定候」把垃圾袋帶落樓回收。我不是說要照搬台灣的一套，只想問，台北難道沒有高樓大廈嗎？到台北的信義路、仁愛路、忠孝東路走一轉，不全是一棟棟高樓？人家要推廢物收費，會專注地解決問題——不論是自

願抑或被民間社會迫出來——哪會把高樓大廈當作做不到的藉口？

不把環境保護做好也就算了，香港偏偏是耗用資源的二世祖，每個人平均製造的垃圾量，竟然是台灣人均的兩倍半。注意，這裏說的是「製造量」，而非丟到堆填區的人均垃圾量，因此無關人家的回收率是否比我們高；而且這個趨勢，早在2003年中國開放自由行之前便出現，所以也不要將製造垃圾的責任完全推給國內同胞。

1987年，台灣晚香港一年成立環境保護署。我敢保證，那前後的年頭，台灣人跟香港人沒有兩樣，未有強烈的垃圾分類意識，垃圾袋更往往扔到街頭了事。我說得這樣篤定，是因為1983年至1991年期間，我是其中一個這樣在台北丟垃圾的人。這些年間，全台灣的縣市之間更爆發「垃圾大戰」，半夜把一車車的垃圾以鄰為壑，棄置到人家轄區就地解決。你想像得到嗎？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台灣人身體力行的環保意識，也不是基因突變甚或天掉下來的。

如果用1987年台灣環保署的成立作分水嶺，那麼在接下來的24年間，人家究竟種下怎樣的綠色種子，耕耘出今日香港人自認做不到的環保成果？我們又可以這樣反躬自

問，香港人為何有白白浪費寶貴23個寒暑的能耐，硬是令環保做不起來？

2011年1月初，環境局局長邱騰華高調宣布，會以「多管齊下」的對策——減廢、回收、焚化堆填處理垃圾問題。拆穿了，這不過又是政治化妝，最終還是硬銷焚化堆填，而且建議花費255億元去興建焚化爐、擴建堆填區等。這大筆錢，差不多夠讓全港市民免交三年差餉。處理廢物問題，我同意須多管齊下，但也該有優先順序，當以減廢為先為重，焚化堆填為後。顛倒次序亂了套，市民和環境將會淪為冤大頭。

過去十多年，台北走出堆填焚化以外的路，每個家庭的人均的垃圾量，由2000年的每日1.12公斤，大幅減少65%至0.39公斤。如果垃圾會說話，相信吐出的第一句，定必是「同垃圾唔同命」，怎麼兩個地方同樣在面對廢物議題時，會有那麼大的落差？



香港的垃圾年增長率，曾經高達10%。堆填區怎可能不提早爆棚？

這不是論文，無意嚴嚴謹謹的講論述，引經據典。我們倒是想把幾點觀察沉澱下來，希望香港在推動減廢政策和推行其他環保策略時，能夠有多一分的反省，和創造多一點「做得到」的可能性。

提起台灣的減廢成效，很多人會歸功於馬英九2000年倡議的「垃圾零掩埋、資源全回收」計劃。然而，很多人往往忽視了背後那股由下而上的民間力量。

按台灣環保團體前輩的說法：「你大概很難想像，現在你看到的環境政策，有九成都是民間團體、學者，一路罵，才逼著政府就範。那些公務員，在二三十年前的心態，壓根兒不相信台灣人有能力做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所以，才會產生大量的垃圾焚化爐的問題。」

台灣政府過去迷信技術萬能，認為焚化是解決垃圾問題的萬靈丹，故推出「一縣市一

焚化」政策(哈！特首曾蔭權不久前不也提議在全港十八區設置焚化爐嗎？) 到了近年，台灣環保署「痛改前非」，在官方網頁宣示「……將過去著重廢棄物管末處理的方式，轉變成源頭減量與回收再利用的管理方式，不但不再強調焚化與掩埋等管末處理，反朝向減少資源消耗、抑制源頭廢棄物產生，並強調回收再生利用之前端管理。」細味以上向焚化say no的政策大轉向，如果不是民間力量在「一路罵」，很難想像在上位者會大徹大悟。

這股一路罵的力量，未有因為七八十年代台灣戒嚴而消弭，反而由於污染嚴峻而日益壯大；尤其在學者、環保組織走入社區關懷污染受害者下，令環保運動演變為跟社區和公眾緊扣的「大圍事」，而非特定社會階層人士的專利。

多了人懂得疼愛環境，整個社會便會由「不要在我家後園」



環保團體長年監督政府減廢，發揮由下而上的公民社會力量。

(NIMBY) 的「小我」格局，提升至關懷家園和他者的「大我」想像，從而確立自身的 Identity。在我而言，這樣的「大我」概念，是對土地、家園的歸屬。用尋常百姓的話，可以叫「台灣是我家」，或者



能想像嗎？

夜深的台北街頭，幾十個人在撿拾回收物資。他們可不是拾荒者，而是義工。為的，只是不想把寶貴資源，白白扔到焚化爐或者堆填區去。香港人，甚麼時候才有這種愛家愛土地的惜福情操？

「香港是我家」吧。而愛家的人，絕不會把房子弄得亂糟糟。

這種土地力量的發酵，進一步助長當地的環保運動跳出「環境」的框框，激發出社會對未來發展方向的想像，懂得去問「究竟是誰在發展項目中得益？」、「誰掌握發展權？」等關鍵命題，而非單一相信官方的唯一版本。這些反省過程，可貫穿不同運動，滴水穿石地動員更多不同層面的

社群投入、參與，令社會運動更多樣化。

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重視公義、走入群眾，算火紅過。但同時期的環保運動卻有點走樣，與群眾若即若離，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甚至給人「環保是外國人和中產階級的玩意」這刻板印象，似乎與普羅百姓毫不相干。我會說，無論是環保運動抑或社會運動，本應走入群眾，紮根社區，否則很難稱得上「運動」，反倒叫「運滯」，貼切得多。

香港無法像台灣般紮紮實實地打好環保的根基，大家可以辯說與失落土地攸關：香港曾是難民城市，不會把香港視作安身立命的家園、沒有 Identity，環保意識難以落地生根；港英政府玩行政吸納政治的技倆，分散社會精英的力量；主權回歸的不確定性，讓原來有心有力者，移民走的走，或者轉移推動民主化，爭取直選，分散了深耕環保的力度；還有政府一向重行政務實、輕價值理念的管治邏輯，忽視了

環保、公義的訴求。當然，環保團體、學者缺乏反省，也是致命傷。

此消彼長下，土地無人關顧。土地的價值與定義，甚至被地產發展商、政府帶頭扭曲，重新定義。當台灣人高唱「台灣是我家」時，香港人卻把所謂的「家」，視作炒賣和賺到盡的工具。糟糕的是，不懂珍愛「土地」、「家園」的人，環保種子不易紮根。

主權早回歸了，我們再沒有「難民」，大家都應落地生根。再說，打從保護維港運動、反對清拆紅灣半島、保衛菜園村等的社會運動，在在說明這股在地紮根的力量已經湧現，也有更多人提出「誰掌握發展權？」的問題。當大家在努力尋找香港的位置與角色時，環保團體和政府都要醒覺。



家長教導下一代不要浪費時，大人又如何回答稚子「點解要拆掉七棟新簇簇、從未住人的紅灣半島」的天問？大概只有香港的地產發展商，才夠膽這樣做。而為的，是蓋豪宅，賺到盡。

雖然說馬英九倡議的「垃圾零掩埋、資源全回收」計劃，很大程度是由下而上被迫出來的，但若然他欠缺政治視野和決心，也難見成效。反觀香港的官們，「缺」的就是「心」。

提到馬英九，想分享兩個小故事：第一，政府向大眾徵收垃圾費，縱使不是髒活，也絕不討好，沒有政客想沾邊，馬英九大可把責任推給台北市環保局局長了事。然而，用台灣傳媒的說法，馬高票當上台北市長後，卻敢用政治生命擔起了這個政治炸彈，推行一場「垃圾革命」。押上政治生命的說法，可不誇張。因為台北市曾推出垃圾收費，結果失敗收場。要捲土重來，絕對需要勇氣和政治意志。

第二，當年的小馬哥，化身減廢代言人，會隨身攜帶垃圾袋。出席婚宴，往往在美言之後掏出垃圾袋，請新人回答垃圾費隨袋徵收的「垃圾問題」。他也會趁市政府開會，向官們抽問垃圾收費問題，不懂回答者還要罰錢，活像小老師罰學生留堂般，務求把推動減廢，視作整個市政府共三十六個局處團隊的共同任務。

「他就問過我棉被可不可以回收？」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羅智成，在擔任台北市新聞局發言人時，就被馬英九抽問過。「他很喜愛當老師，也是理想主義者，所以會以身作則。」

事實上，在推動政策的過程中，舉辦的說明會或公聽會有數百場；套用馬英九的話，這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project，是他的政績保衛戰。也因此，當年的台北市環境局局長沈世宏也拋下——不成功，便下台的問責承諾。

環顧香港的政府高官，哪一位有這樣的政治承擔和意志，有這樣的「上心(身)」和問責態度，敢以政治生命押注？沒有，半個也沒有！

沒有政治承擔之餘，我認為更加沒有願景，整個政府，不知道何去何從。一位退休高官對我提及願景與政治的關係。「政黨政治很重要！因為政黨的目的在執政，要選票，理應要給選民願景和長遠的施政目標和立場。」他補充說：「這絕對不是只求『做好呢份工』、做完一任就算。」

環保，無法脫離政治。有曾在台灣深造的香港文化學者，點出民主選舉的重要性：「台灣有一種特別的選票效應。一般人認為，民主選舉是要討好選民的，但我們經常忘記它的另一面，民主選舉有時也能令一項爭議性極大、為市民帶來不便的政策成功推行，當然這要政府有執行的意志。我猜，那些當年嫌回收麻煩的市民也會覺

得，既然是我選他上場，我便要接受他當年許諾的政策。至於反對馬英九的市民，大概也認為，既然他及他的政策有民望，也不好強烈反對。」

民主選舉、政黨政治「唔係大晒」，也非推動環保的萬靈丹，但絕對是制衡、監察政府的機制。尤其，可以授權政治人物放膽去試。

回看台灣的例子，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把台北市的減廢經驗表揚為最佳城市案例。各位不妨登上Youtube，打上「2010 台北市廣告垃圾零掩埋」的關鍵詞，便可以看到台北的自豪。最佳城市，不一定要靠「一街都係」的地標建築，更不必用刺眼招牌來耀香江，才可獲得掌聲。假如你看到片末，會留意到「感謝全體台北市民的努力」的文字，努力營造一種全民參與的歸屬、對土地的共同關懷。這，顯然較減少了製造多少的廢物，意義

來得更大。

香港在環保上，無理由做不到。我們錯過了近二十五年，難道還有本錢一錯再錯？



即棄文化令垃圾愈來愈多，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蹉跎？

慈濟——人心環保的推手

朱漢強

猜猜看，台灣哪個推動環保的民間組織最人強馬壯？

貼士：一、該組織會員超過七百萬人，人數遠超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黨員總和；二、這個機構光是環保志工就有六萬七千人，每位義工回收到的資源數量，是全台灣平均的二十倍；三、香港回收商嫌不值錢的膠樽，這個組織視之為寶，將之製成穿了有冰涼感、具備抗紫外線、除臭、除溼排汗功能的高質量衣履。

這個機構的創辦人，一九九零年到台中演講，路上看到夜市收攤後遺下一地的垃圾。演講結束，聽眾熱烈鼓掌。她就請大家「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二十年下來，這個機構在全台灣開枝散葉，成立了四千七百個廢物回收站，成立環保科技公司、並且設有電視台、電台協助宣揚環



慈濟位於
大園的環保
教育站

保。二零零九年更「進駐」香港，在大園成立第一個環保教育站。

這個機構叫佛教慈濟功德會（下簡稱「慈濟」），由證嚴法師於四十五年前創立。我在另一篇文章說香港錯失近廿五年時間來推動環保；而在不遠處的台灣，慈濟的故事正好告訴我們，她是如何以二十個寒暑，滴水穿石地開創台灣幾近全民參與的環保運動。

香港人把膠樽扔到「啡膠樽」回收桶，已自付盡了環保責任。相對而言，慈濟志工

走得更前——他們會把膠樽的招紙、樽蓋，甚至瓶環等逐一拆除，如是者處理近五萬個膠樽，才湊足一公噸。可是膠樽佔空間，得用大貨車搬走。換上挑通眼眉的港式生意人，定會斷言算盤打不響，所以才出現回收商把收來的膠樽丟到堆填區的荒謬現象。

先旨聲明，筆者沒有宗教信仰。慈濟成功推動環保，固然與其佛教背景有關，但大家也請別戴上有色眼鏡，忽略其背後一套跨宗教的理念，令我驚訝的是，在大園的教育站，我便遇到基督徒和教會長老參與

回收。究竟是甚麼元素把不同宗教的朋友拉在一起？這些元素對我們該如何推動環保，具有很大的啟發性。

佛教講惜福。惜福的人，不會把回收物分價高價低，自然不存在只收鋁罐不要膠樽的差別待遇。對志工來說，每一次彎腰撿拾廢紙、膠樽，都猶如在頂禮諸佛；路邊和垃圾站，是自我修煉的道場。當然，要大家像慈濟的環保志工那樣，放下身段走進垃圾堆做回收，顯然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礙。然而，只要明白惜福、回收等同為子孫後代積福，這當中環環緊扣的關係時，很多人便做得心甘命抵。

大家可以推說兩地民情不盡相同，台灣適合的我們未必可以套用。不過，惜福愛物，曾幾何時也是我們的美德，只是當下的社會價值，被消費主義和發展萬歲的邏輯重新定義：即棄等同「方便」、浪費電力大開冷氣照明才叫「繁榮」。



志工們正在拆解膠樽



知道鋁罐拉環送到泰國可以做義肢的生產配件，慈濟人便把鋁罐逐個擲下來。當知道惜福、回收，不是微不足道的功課，便不會輕視每個拉環、每個膠樽。

慈濟的環保志工老中青都有，做的是「手板眼見」的工夫。當中不少被俗世視作「社會負擔」的退休人士，在回收中心都能貢獻所長，受到尊重。同樣，慈濟在屋邨推動環保，用的不是香港慣常那套由上而下的板斧——只透過清潔公司要求清潔工人參與分類回收。反之，慈濟的參與度大而且持續，堅持與街坊一起做、一同解決難題，回收箱滿了，還會即時派員回收。最難得的是，他們定期舉辦「感恩茶會」，當面向前線的清潔工人等致謝。這份尊重之道本應理所當然，但在香港，能實踐的卻少之又少。那一份肯定，打動人心，也堅定了清潔工的信心。

聽說有位清潔女工，每日在太古城回收膠樽，然後包好送到鄰近的垃圾站旁，再通知慈濟收樽，如是者一個星期收得的膠樽，足以擠滿半輛大貨車。



經分揀及清洗的膠樽，半點不髒。

必須說明的是，慈濟的環保事業並不止於回收這一步。從事回收工作的門檻縱使不高，但回收物料必須分得仔細，經過切粒、熔解等工序後，米粒般大小的製成品已是高質量的纖維紗線，可織布造衣服和賑災毛氈。在台灣，慈濟自家的科技公司，就用它們製成穿起來有冰涼感，具抗紫外線、除臭、除溼排汗功能的高質量衣履。最近，慈濟為產品規劃「生產履歷」。所有回收再造的產品，吊牌上都有一個序號，只要接上互聯網，便可追溯是哪家紡織廠、哪個回收中心和志工的共同心血

與善行，讓前線義工哪怕是回收膠樽，拆幾個瓶蓋，都能與有榮焉。賑災毛氈至今已經在全球二十個國家送出將近二十五萬條，為遭逢急難的人送上溫暖。

慈濟的成功，在我而言，在於她突破了崇尚經濟效益的價值判斷。你大可質疑，不值錢的廢膠，收來幹嗎？但對慈濟來說，原來環保、惜福，以及濃濃的人文關懷，價值更高。也因為如此，她才可以滲透社群，在人們心中撒下環保的種子。

團友分享—— 心能轉境，情能補拙



Michelle (區詠芷)：

香港人很喜歡到台灣旅遊，喜歡它的美食，喜歡它的民宿，亦喜歡周杰倫和飛輪海。其實，心底裏還有一樣東西令我這個香港人又愛又恨的——就是他/她們那份鍾愛自己家園、自己土地的情懷。

同是一個民族，偏偏這份情感是香港人從來沒有的。

對港人而言，「家」只是一個豪宅單位，炒得愈高就愈是幸福的「家」；地，發展愈快、賣得愈貴就是珍貴「土地」。可是，又有多少人會愛惜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或許，就是欠缺了一顆「愛、惜」土地的心。保護環境對港人來說，似乎太欠缺成本效益了吧！



小袁 (袁穎欣)：

到過台灣幾次，與普遍港人一樣，每次也只顧食食食！這次卻不同，還見識到它的情。台灣人的笑容、不保留的分享、從心而發的讚賞、滿心的自豪，好一句「我們識回收，我們人人參與！」反過來，我想問一句：「香港做不到嗎？」

香港人沒有能力嗎？香港人沒有學識嗎？當社會如火如荼討論保育的話題，報章電視的報導，證明港人有判斷力，也有一點香港情。但「久違」了的廢物問題，有人理會嗎？有人去討論嗎？除了焚化，沒有解決方法嗎？只能感歎地說一句：「香港加油！」



Sam (袁冠昇) :

之前也去過台灣，但感受卻沒有這次深。

從以前讀的社會科，到現在政府廣告，都說香港就等於經濟繁榮。但很少人會問「經濟繁榮就等於生活美好嗎？」

台灣人已懂得問這個問題了。

垃圾不落地、垃圾隨袋徵費、電子廢物回收處理……推行這些政策不是因為它們能帶來多少 GDP 或增加多少遊客，而是對現在及將來一種美好生活的追求。行幾條街等垃圾車收垃圾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但台灣人肯做，因為他們明白美好生活是要付出代價的！但眼球只集中在恆指和樓市的香港人，明白嗎？



Vivien (鄭茹蕙) :

像我在香港出生的這一代，很愛香港。年少時，對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感到很自豪，因為香港甚麼都比人優勝一點。可是，近年，讓我們足以自豪的東西愈來愈少，因為很多人老持舊心態，希望照舊用大型基建、用物質去超前別人，但在地大物博的祖國比對下，物資幾乎全靠外援的香港，光芒怎會不愈來愈暗淡？

很想香港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很想香港繼續有讓我自豪的地方，很想香港領前地革新；很想香港人對生活拉闊物質以外的想像、對土地多點關懷、對社會負責任、對健康有追求。這點，台灣人一早找到了鑰匙，而香港，一直走錯方向。

今次台灣之旅，我們沒有帶回甚麼新奇的東西，因為這些早已是很多國家的人生活上的常識；我們帶回的，大概只是香港政府和香港人目光短狹這個事實。

團友分享——港台廢物管理 「你點睇」？



譚志華 (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主席)

台灣的長官意志，只要是它想做的，就會不惜一切，而且好急，故此，它需配合強勁的教育推廣；因此，長官意志及大力的教育，都對推動環境政策十分重要。

而香港是民主社會，不能太急，要慢慢來，花十多年也不是問題。而經濟誘因也是必不可少，是成功的關鍵。



羅耀荃 (香港環保回收業總商會主席)

香港環保署都知道，處理電子廢物的機器其實不是甚麼新玩意，只是香港政府行動太慢。

其實，在香港推行回收其實比台灣更容易：理由一，我們地理上接近中國，出口成本低，膠樽不用清洗也有中國廠商接收；第二，地方小，運輸成本低；第三，香港人教育水平高，應該不難推動。

台北排隊倒垃圾的情況，其實不稀奇，每天香港的屋邨也有發生，只不過市民是將回收品「以物換錢」，同樣是經濟誘因的效果，不同之處，只是一邊（台北）從垃圾費去罰，另一邊（香港）從回收變賣去賞。



麥鋒慈

(聖雅各福群會「環保回收計劃」營運主任)

問：在台灣考察的旅程上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

答：台灣的垃圾桶很少，不是隨便可以扔垃圾，是要自己負責。另外是焚化爐煙囪上的旋轉餐廳，台灣政府可以將這些厭惡性設施，想得比較完善並願意多做功夫，包括將焚化爐產生的電力優先供給該區，香港的政府則不會這樣做。

問：你對台灣在廢物管理的工作如何評價？

答：台灣政府真正願意處理自己製造出來的垃圾，也願意幫市民去處理。我曾問過當地政府官員他們是主動做或是被市民逼去做，他們回答是政府主動做的。我覺得台灣政府很有前瞻性。

問：你認為香港可以向台灣學習的地方是...？

答：在於自己怎麼看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自己的地方。台灣人流露著一份強烈的歸屬感，不是過

客，十分熱愛自己的地方。這可能由於各區不可以將垃圾轉移到別區，居民更覺得付出是值得的，對自己的地方應負起責任。香港也開始談「土地保育」，像菜園村事件。培養對自己地方的歸屬感固然需要，困難在於與「經濟主導」的主流思想之間的矛盾。香港人總是要求「生活得好一點」、「有效率」，難以想像他們會願意等垃圾車。

問：在電子及電器廢物方面，台灣的經驗給了你甚麼啟發？

答：政府必須支持。香港的現象是有市場價值的廢物（如電腦）就有人收，但沒有價值的電器就無人回收，故此政府必須領頭擔起責任。另外，香港應多發展轉贈及重用，同時兼顧環保及社會民生。香港回收工業沒有好好發展，以致大部分廢料需要出口處理，如果我們願意發展本地回收業，便可幫助解決低技術工人的就業問題。

香港起錨！

看完這本書，你可以：

- 反提出十項台灣在廢物管理上的負面新聞
- 列出十個香港不能跟台灣比較的理由
- 舉出十個在香港推行源頭減廢的困難

沒錯，大家切勿誤會台灣市民全部天生環保，政府所有的政策都一帆風順。長城非一日建成，台灣也花了很多時間和心血，今天是他們的收成期。香港誤了廿載光陰，我們應該立即起錨急起直追，還是繼續拖延直至問題爆破？

請拿出決心，行動！



Hey，地球之友！

如果你不相信焚化爐是終極目標……

垃圾愈來愈多，我們當然可以建個超級焚化爐把廢物一燒了之，但即使再先進的技術，頂多是把廢物消滅掉，騰出空間，讓我們繼續消耗買少見少的地球資源。

如果你認同減少廢物應由源頭開始……

香港地球之友長年關注廢物議題，探求的是「治本」方法，我們提出以源頭減廢為主的整全廢物管理策略，同時倡議珍惜資源、綠色消費。我們曾推動的源頭減廢行動包括：

- 減少月餅過度包裝的「常哦行動」
- 推動電子廢物的「良心回收」計劃
- 「惜飲惜食」減廚餘運動

香港地球之友在2010年底提出「減廢六千噸」的十年減廢方案，深信大家願意的話，香港可以在2022年前減少棄置6,000公噸、即現時三分之二的都市固體廢物量。

我們相信，廢物管理政策必須要整全——以廢物收費、生產者責任制、堆填區棄置禁令及健全回收系統等一籃子的措施互相配合，三分之二的減量絕對有可能！

如果你也像我們一樣堅持……

香港地球之友致力改變劣質的揮霍及消費文化，當然，在香港這個事事講發展萬歲、「購物就是一切」的社會，難度不問而知。不過，我們不是更應該堅守信念嗎？台灣的減廢經驗也不證明了「凡事都有可能」嗎？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工作，歡迎登記成為會員及義工，亦歡迎隨心捐助，支持我們這個自負盈虧的非牟利慈善團體。請從生活上做真正的「地球之友」！

本會網頁：www.foe.org.hk

電郵：foehk@foe.org.hk

電話：2528-5588

台灣有金執

主編:

香港地球之友

作者:

鄭茹蕙、區詠芷、
袁穎欣、袁冠昇、朱漢強

編輯:

賴家瑩

出版社: 夢出版

香港北角英皇道341號, 恒生北角大廈12樓1204-05室

電話: 2154 0069

電郵: info@dream-publish.com

網址: www.dream-publish.com

電子出版程式開發商: 四方創意有限公司

電話: 2154 0068

電郵: info@4d.com.hk

網址: www.4d.com.hk

電子出版日期:

2011年3月18日